

中国当代情爱
伦理作品书系

性的 迷惘

Confused
in Sex

■ 西 贝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

性的迷惘
青衣花旦
讯问笔录
恨过
变奏
月色下的飞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的迷惘/西贝等著.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11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ISBN 7-5072-0948-2

I. 性… II. 西…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1891 号

出 版: 今日中国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68326644-4114 (编辑部)
68993927 (发行部)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072-0948-2/I·159
定 价: 19.50 元

今日中国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调换。

食色性也。情爱人生从来就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1995年，我们曾将1993年以前发表的情爱伦理佳作结集10本出版，1996又将1993年以后发表的情爱伦理佳作结集8本出版。两度“耕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为感谢读者厚爱，今天再次推出“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三辑。

第三辑原拟出4册，后经有关专家推荐，再增补4册，共8册，主要辑录1996年以来发表的中篇情爱伦理小说佳作。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持续深入，中国人的情爱伦理观和情爱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在选编的过程中，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和不同凡响的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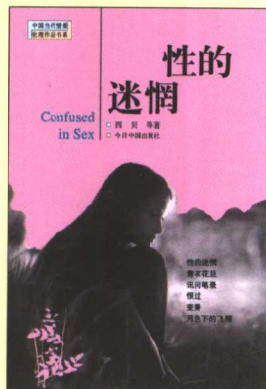
我们不想扮演教化的角色，更无权充当道德裁判，所以，我们不排斥诸如同性恋、性商业、多角恋等“另类”情爱，也不因作品涉及到性病、毒品、暴力等丑恶现象而避之不及。我们只是着眼现实，尽可能地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努力提供变化中的当代中国情爱伦理观和情爱行为的丰富层面，以之回报曾经给予我们广泛支持的广大读者。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一辑

梦有千千	刘恒等著
离婚指南	苏童等著
危险的十八岁	贾平凹等著
紫雾	王安忆等著
生命的咒语	铁凝等著
假夫假妻	黄汉民等著
情人的世界	麦天枢等著
性别悲剧	贾鲁生等著
合欢	尤凤伟等著
憔悴难对满面羞	黄蓓佳等著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第二辑

岁月如歌	赵玫等著
太阳很好	何顿等著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等著
人类的起源	叶兆言等著
你以为你是谁	池莉等著
随意表白	方方等著
上天自有安排	述平等著
男·女十人谈	向姪等著



主持 / 李富根
责任编辑 / 薛立胜
版式设计 / 韩凤泽

目 录

性的迷惘	西 贝 (1)
过程	萨 娜 (57)
弟弟的演奏	朱 文 (84)
青衣花旦	西 颀 (183)
讯问笔录	刁 斗 (209)
赌石	巴兰兰 (247)
跳	梅 毅 (269)
言情	王 斌 (302)
恨过	夏 商 (334)
十月丁香	王 松 (388)
变奏	祁 智 (425)
月色下的飞翔	阿 宁 (466)

性的迷惘

西 贝(旅澳华侨)

—

星期日晚，莫晓熙拎着一个皮箱，搬进了沙利家。

沙利住在北悉尼一个一房一厅的单元，厅很宽敞，大落地窗前，一张原色木长桌围着六把椅子，桌上细长的花瓶插着一束黄色的水仙，墙的一边有一架钢琴，另一边围着一圈沙发。

沙利指着长沙发说：

“晓熙，你就睡在沙发上吧，你的箱子可以放在沙发后面，你先去洗个澡，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今天早点睡，好吧？”

晓熙点了点头，蹲下打开箱子，发现浴巾、洗浴液、牙刷口杯都没有带，箱子里只有衣服，她抬起头，迟疑地望着沙利。

“你给阿明打电话，让他给你送来。”沙利说。

晓熙又低下了头，泪珠接着滚了下来。

沙利皱了一下眉：“算了，算了，我这儿还有一套备用的，在浴室。”

这时门铃响了，晓熙赶紧合上箱子，走进浴室。

浴室整个是银灰色的，台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精致的瓶子，晓熙都搞不清哪个是用来洗澡的。外面传来了几个男子和沙利的说笑声，晓熙打开了淋浴，呆呆地让水冲着全身。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感到陌生和孤独。

沙利和沈君、大卫、小陆围坐在沙发上，大卫指着地上的箱子问：“已经搬进来了？”

小陆说：“我们很想会会这位莫小姐，听说她的情人长得整个一个好莱坞的明星，那甭问，莫小姐也是准明星了。”

沙利笑道：“你要是找好莱坞的，你是找错了地方，要找灰姑娘，这儿倒有一个。”

沈君说：“我也是看她怪可怜的，否则我不会介绍她到这儿来。阿明把房子退了，她自己到哪儿去住？”

沙利眼睛一瞪说：“所以拿我这儿当收容院了，咱们话说在前面，我是救急不救穷，最多不超过两周，到时不搬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自然，自然，女王陛下。”

沙利的中国名字叫如昆，因为昆与英文中女王 Queen 同音，又因为沙利既能干，又有钱，又漂亮，在一家日本旅游公司工作，结交广，又总有些男孩子围着她鞍前马后，所以大家都叫她女王陛下。

沙利又加了一句：“你们那位阿明办事也够绝的，他的买卖挣了那么多钱，把人踢出门外，一毛不拔！”

“这也怪不得阿明生气。”大卫说。阿明是沈君的好朋友，大卫也常见到他，精明强干的人，一边打工，一边做生意，花了很多钱，把这位莫小姐从中国接来上学，据说他们还是青梅竹马，结果来了还不到半年，就和一个澳洲同学上床了。

小陆接过来说：“阿明给她买好了回国的机票，也够仁至义尽了。”

“对，绝就绝在这里了，他知道她没脸回去。”沙利也认识阿明，两个人都是强人，似乎谁都看得透谁。

“真是不可想象，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她来的时候，我和阿明一起去机场接的，她哭着走出来，问了半天，才说她的箱子找不到了，

说话像个胆小的猫一样，”沈君转向大卫、小陆，“你们一会儿见到她就知道了。”

小陆说：“人可不能貌相，听说她和那些鬼佬跳舞跳得疯着呢！”

“澳洲社会太厉害了，女人一进来，就他妈都脱胎换骨。”大卫边说边掐灭了他手上的烟。

沙利不爱听了：“我说大卫，你老婆是不是脱胎换骨之后变成你的模范女丈夫？”

大卫脸微微一红：“忘了女士在场，出口不逊，在下请罪，女王宽恕。”

小陆抢着说：“就是嘛，你怎么都忘了，除了你老婆，还有女王陛下呢，出污泥而不染，冰清玉洁，雷打不动，害得我们沈大博士总是在围城之外仰天长叹！”说着朝沈君做了一个鬼脸。

沙利没说话，一下子捏住小陆的鼻子，把一把开心果塞进他嘴里，小陆呛得咳了好一阵，眼泪都咳出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闹了一阵，沙利说：“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位莫小姐，能找什么工，她找不到，不是赖在我这儿了吗？”

小陆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这个麻烦交给我吧。”

“你给她找工？”沈君表示怀疑。

“还找什么工啊，让她搬到我那儿不就结了，包吃包住。”

大卫笑起来说：“你小子欠了一屁股债，还给人家包吃包住呢！人家跟了谁，也不会跟你的。”

“她一个跟鬼佬搞过的，跟我，我也不要呢！我那不过是学雷锋，穷帮穷，你们不要搞错。”

沈君瞪了小陆一眼说：“你别想乘人之危，阿明消消气，我再去调解调解，他们还会和好的。”

“不可能。”沙利断言。

“那暂时先让她到大卫的制衣厂嘛。”沈君又说。

大卫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没有开口。

这时，浴室的淋浴声变成浴缸的蓄水声，晓熙放了一池水，躺

在水中。水声停止了，沈君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大家开始谈别的事了，过了很久，沙利说：“你们走吧，你们不走，她怕是不会出来的。”

晓熙蜷缩在沙利宽大的沙发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对面墙上的一张放大的沙利的照片。沙利洗浴完了，穿着长长的睡衣，用一条毛巾把她的长发包起，高高地盘在头顶上，晓熙躺在沙发上望过去，不由得在心里赞叹：“她真像个女王啊！”

沙利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水果沙拉，又拿了两副叉，坐在晓熙面前说：“来，吃点再睡。”

晓熙坐起身来。

沙利问：“明天计划干什么？”

“不知道。”

“我一早就去公司了，你多睡些，起来可以先去附近的商店转转，买些洗漱用品。”

晓熙犹豫了一下，拿过她的书包说：“我想，过两天，阿明就会接我回去了，我这有二百元钱，先给你，算我这两天的生活费，我明天出去找工。”

“钱你自己拿好，他就给你二百块钱？”

“还给我一张回国的机票，我撕了。”

“怎么撕了，可以退钱的，哪个公司买的？”

“不知道。”

晓熙低着头，慢慢地，机械地用叉把水果送到嘴里，幽暗的壁灯把她长长的睫毛投影在脸上，她的脸像蜡制的一样。晓熙感到沙利在看自己，她抬起头，勉强笑了一下，又低下了头。沙利想，从审美的角度，她的眼睛是过于大了，夸张了一种悲惨和无知，可怜的傻丫头，还等着阿明接呢。

晓熙的睫毛又湿了，沙利递给她一张纸巾劝道：“不要想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不知阿明怎么样了，他一生气就会胃疼。”

“你刚才说，他会接你回去，你怎么肯定？”

“我来这里之前，他也有过另一个女朋友，我都能原谅他。”

沙利心里说：“傻丫头，女人能原谅男人，而男人是不能原谅女人的。”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

晓熙又说：“都怪我不好。”

“你不要说怪你不好，怪那个鬼佬，让阿明找人揍他一顿出出气，他或许就好了。”

“不能怪托尼，实际上托尼非常单纯。”

“天啊！”沙利一下子站起来，一把将头上的毛巾扯下，转身走进浴室吹头发去了，她再不想和这个傻瓜说话了。

晓熙不知道沙利为什么急了，她一个人呆呆地想，怎么能怪托尼呢？

她想起托尼深陷的、调皮的眼睛，棕黄卷曲的头发。她第一天上课就和他握手了，他走到晓熙的面前，微笑着伸出手说：“托尼。”他的动作很帅。他还很活跃，在班上经常提些问题，引得大家哄笑。晓熙刚到澳洲，听不懂他们笑些什么，这时候，托尼会歪过头来，朝她挤挤一只眼睛，晓熙也就跟着笑了。

托尼去日本旅行过，会写几个日本汉字，下课时，托尼总是到晓熙那里，两个人在桌上写写画画，托尼还教晓熙很多英语。

晓熙的英文名字叫西西，班上一个叫蒂娜的女同学对晓熙说：“你真幸运，西西，托尼身材多么性感，他喜欢你，你要积极些啊，不然的话，我可要进攻他了。”

晓熙笑了：“我有男朋友啊！”

蒂娜马上问：“几个？”

“一个。”

“一个，只有一个？”

晓熙不解地问：“你有几个？”

“过去和现在加在一起，”蒂娜一边说一边数着手指，“三个，五

个,六个,八个,一共八个,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三个澳洲人,一个新西兰人,一个俄国人。”

“真的,你都爱他们?”晓熙睁大了眼睛。

蒂娜耸耸肩说:“嗯,各个感觉不同。”说着,她闭着眼睛晃了一下头,“但那是绝对全新的刺激和享受。就像人们喜欢和不同的人谈话一样,性也是一种交流,而且是一种更深入的交流。”说完向晓熙眨了下眼睛,“托尼又来找你了。”

晓熙一下子脸烧起来。

学校里那个周末开晚会,阿明有事去墨尔本了,是托尼开车送晓熙回家的。晓熙知道她不该请他进屋,但是她请了,而且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演一个谋杀的电影,晓熙一阵惊恐,就像每次抓住阿明的胳膊一样,她抓住了托尼的胳膊。托尼抱紧了她,她是可以拒绝的,只要她说一个不字,托尼会彬彬有礼,但是她没有说不字,她对于蒂娜所说的“深入的交流”“全新的刺激和享受”产生一种巨大的好奇,特别是当她想到阿明也曾经和其他的女人有过这样的“交流”,这种好奇心就变得更加充满诱惑。实际上,这些想法在她的脑子里朦胧模糊,支离破碎,此刻,她迷迷惘惘……

自从来到澳洲,她就一直迷迷惘惘。

她学的会计专业,是阿明给她定的,说她学成后帮他开公司管财务。晓熙在中国学的是计算机,她并不喜欢计算机,她从小喜欢画画,她爸爸是一位美术学院的老师,但妈妈坚持反对她学画,最后她上了北阳大学计算机系,还没有毕业,就来到澳洲,又改行学会计,可她很快发现会计专业甚至还不如计算机。阿明每天帮她补英文,还给她烧饭洗碗,让她专心念书,可她念不进,总是捧着书本想入非非,她常常想到的是性和人体。

晓熙有时常常怀念以前的日子。来澳洲前,她的心一直是那样平静,父母对她和哥哥管教很严,爱情小说都极少读过,每天都是

功课功课，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的骚动、困惑和不安。

那个晚上，和托尼，用蒂娜的话说有了“深入的交流”，晓熙并没有感到蒂娜描述的那种“绝对全新的刺激和享受”，而只是留下一种不愿想起可又摆脱不掉的记忆，她为自己感到非常难堪，但托尼身上又似乎有一种什么力量使她不能抗拒。

当她抚摸托尼深陷的眼睛，高高的鼻子，还有他带着浓密汗毛的身体，她感到一种可怕的异样和陌生。托尼有一种疯狂的热情，他不停地低语着，还不时问晓熙些什么，晓熙听不懂，就像自己落进一个外星球人的手中。她甚至对托尼无休止的热情感到惊惧。

对比和阿明一起，夜晚在床上，他们做爱的时候不多，依偎着说话的时候很多，阿明喜欢把白天的事讲给晓熙，他喜欢听晓熙问他许多不在行的问题，他听了总会哈哈大笑，有时晓熙冒出两个独到的见解，竟使阿明对她刮目相看，他们还有很多暗语，开性爱的玩笑。

晓熙发现她和托尼，实际没有什么话可说。除了语言的因素，他们各自的背景相距太远。

星期一上课，托尼又走过来了，在晓熙的耳边轻轻地说：“你好吗？亲爱的，我爱你！”晓熙的心又乱跳起来，托尼接着说：“下午你在图书馆等我，我送你回家。”晓熙说：“不！”但托尼对她挤了挤眼睛出去了。

晓熙又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图书馆，脑子里一片混乱，也不知过了多久，蒂娜走了过来问：“西西，还不回去啊？已经六点钟了。”

晓熙看看表，支吾着：“你看到托尼了吗？他说下午来找我。”

“我见到他被一个女孩拉走了，一个非常性感的女孩。”

晓熙惊讶地问：“他有女朋友？”

“他有很多，你不是也有男朋友吗？”

晓熙的脸一阵发热，低下了头，蒂娜拍拍她：“你啊，东方的女孩，高兴点，他明天会来找你的。”

蒂娜走了。晓熙突然恨起托尼。不管怎样，托尼这样是她不能接受的。“东方的女孩”，骨头里的东西恐怕想改变也是改变不了的。她开始珍惜和阿明之间的一切了。

晓熙第二天没有上课，托尼来了，晓熙告诉他，她非常爱阿明，觉得对不起阿明，他们还谈了东西方人对性的看法、文化的差别，托尼很伤感，他说他喜欢东方式的爱情，但又贪图刺激。这时阿明回来了。

二

星期一，晓熙找了一天工，没有找到，所有的工作都要求有经验，而她什么工作都没干过，正像沙利早就预料到的。沈君已经和大卫说好，星期二，让晓熙去他们家的制衣厂试试。

实际上，那并不是大卫的工厂，他只不过是人家的上门女婿。大卫的妻子朱丽是很早由中国派到澳洲学习的。学成后在悉尼找了工作，办了移民，把父母妹妹都接来了。她自己在一家大公司船运部工作，还办了这个制衣厂让她父母管理，她父母不懂英文，工厂的一切业务都由朱丽一手操办。

大卫刚来澳洲时，他所报的语言学院倒闭，他一下变成了黑民，身无分文，经朋友介绍，到朱丽的制衣厂做杂工。大卫仪表堂堂，一口标准英语，他在国内是职业英语翻译，朱丽一眼就相中了他。尽管朱丽看上去人老珠黄，但还是有人说大卫是交上了桃花运。大卫从此埋头工厂，小小的制衣厂越办越大。

早上，沙利开车把晓熙送到了工厂，大卫已经送货去了。大卫的岳父母对沙利很客气，说现在活儿忙，机器没空位，先让晓熙剪线头，等机器有了空，就让晓熙学车衣，沙利寒暄一阵就走了。

这是晓熙第一次走进工厂，给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工厂的人很冷漠，不像学校里的同学老师，对新学生都很热情。这里每个人都低头干着自己手中的活儿，都是中国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但没

有人和晓熙说话。

大卫送货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用眼扫了一下楼下大厅，看晓熙来了没有。他看见一个新来的女孩，低头剪着线头，齐耳的短发垂下来，遮住了脸，他想那就是晓熙了，但他没有过去打招呼。直到中午，大家都去吃午饭了，他看到晓熙还是一个人低头剪着，就走了过去。

“你是莫晓熙吧？我是大卫，休息休息吧，该吃午饭了。”

晓熙慌乱地抬起头说：“我不累，也不饿，谢谢你，大卫。”

大卫看到晓熙眼睛还是肿的，心想，犯过错的女人就变得谦恭了，也许比没犯过错的女人自以为是要好百倍呢。想到这儿，他温和地笑了笑说：“至少也要喝点水啊，知道去哪里喝水吗？”

晓熙向大厅的四周环顾一圈，摇摇头，大卫指给她看，从哪儿去饭厅，哪儿是洗手间，哪里放杯子，可以自己带午饭，里面有微波炉。还告诉她街上什么地方有外卖店。晓熙答应着，然后突然问：“你知道阿明搬到哪儿了吗？有他的电话吗？”

“不知道。”

“沈君是不是知道？”

“不清楚。”

晓熙眼圈又红了，她急忙低下头。大卫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地说：“晓熙，别着急，阿明也需要一段时间。”晓熙没有抬头，但使劲点了点头。

大卫去吃午饭了。

大卫来澳洲前，是某省体委的翻译，有过两个女朋友都是运动队的，那些女孩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得奖，一个比一个任性，爱发脾气；来澳后，与朱丽结婚，朱丽又是一个矜持、干练的女人，所以大卫从没见过女孩子在他面前这样伤心流泪。他一边吃着自己的午饭，一边感到坐立不安。想到晓熙这样不吃不喝要是生病了，连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大卫想给她买盒饭，但又不好意思，最后他买了一盒巧克力味的牛奶。这时一些女工吃过午饭已经回到座位上

工作了，大卫做出很随便的样了，走到晓熙跟前，说了声：“晓熙，给你。”然后放下牛奶就走了。

晓熙拿起牛奶，心里一酸，又想起阿明给她端饭端汤的情景。

剪一件衣服五分钱到九分钱不等，根据不同的衣服而定。一天算下来，晓熙挣了十元多一点，别人差不多都挣到三十元左右。晓熙把喝水、去洗手间的时间都省了，可还是比别人慢很多，但她依然很高兴自己已经挣钱了。

几天过去了，大卫的岳父母几乎没有和晓熙说过什么话，更没有提让她上机器学车衣的事。他们很忙，整天听到他们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叫喊训斥争吵的声音，大多数是因为质量问题返工的事。开始晓熙常被他们吓一跳，慢慢地她也习惯了他们的噪音。

星期五发工资了，晓熙领到了五十三元，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劳动所得。她买了一束花回家，换在花瓶里，虽说这钱不够她的生活费，可是加上阿明给她的，可以补足了交给沙利。这个周末也许阿明就会来接她回去了，要是阿明知道她已经能自己挣钱了，该怎样惊奇？

沙利很晚才回来，手里拿着几封从信箱取出的信，走进房间去读信了。晓熙给她端去一杯矿泉水，然后倚着门轻轻地对沙利说：“沙利，我今天领工资了。”

“多少？”沙利抬起头。

“五十三。”

“五十三？你干了整整四天，才给你五十三，他们可真够黑的。”

晓熙好像一下子被泼了一盆冷水，“是我自己干得慢。”停了一会儿又说：“加上阿明给我的钱，给你算我的生活费吧。”

沙利说：“晓熙，我不是缺你的生活费，你说到阿明给你的钱，你再想一想他给你的机票，是哪家公司的？我让沈君去问过他，可他一下子先怒了，说谁要是再对他提起你名字，他就和谁绝交。”

晓熙问：“沈君知道他搬到哪儿吗？我去找他。”

“晓熙，你最好别去，我告诉你，你不要难过，他现在又和姓姚的女的搬到一处了。”

“姚小桃？”

晓熙感到心一下子生疼地拧在一起，好像拧出几股电流，刺遍四肢，她的手脚全麻木了。

这就是爱的痛苦吗？上中学时，她的好朋友因为失恋一下子变得很深沉，说：“被爱是幸福的，爱是痛苦的。”她还对晓熙说：“真羡慕你，阿明那样爱你，你也爱他。”晓熙反问道：“什么是爱呢？”好朋友说：“爱就是当你看到他和别的女孩在一起感到的痛苦。”

在中国，晓熙没有机会去验证，她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爱，她只是从小习惯了和阿明在一起，习惯了什么都听他的，就像习惯了和她哥哥在一起一样。她实际上很羡慕她的好朋友，对爱情有那样深刻的体验。

到澳洲后不久，晓熙有一天找东西，发现一个阿明的本子，上面有学英文的笔记，有电话记录，有备忘录，可是有一页，上面写满了一个名字：姚小桃，小桃子，臭桃了，香桃子，……。晓熙想，爱情的痛苦将要来到了。

阿明下班回来，都是用英语问晓熙好，看到晓熙站在那里不动也不回答，阿明一边脱鞋子，一边说：“怎么了？我的小天使，不过来亲我一下吗？”

晓熙突然问：“你爱姚小桃吗？”

阿明愣了一下，笑容僵在了脸上问：“谁告诉你的？”

晓熙有些得意地说：“没人告诉我，我也知道，快说吧，你爱姚小桃吗？”

“不，”阿明温和地笑着看着晓熙，“我只爱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小天使啊！”

“我问你为什么不爱她？”晓熙纠正他。

“因为她不是小天使啊。”

“那她是什么？”

“她什么都不是，她中学都没毕业，一句英语也不会，我只是帮她办事，她帮我做饭。”

“你们除了一起吃饭，也一起睡觉吧？”

阿明走过来，拍拍她的脑袋说：“尽问些傻孩子的问题，我以后会告诉你很多事，但是现在不行，你刚来，不能理解，不许再问了。”

晓熙想，“傻孩子的问题”，这是说他们是一起睡觉呢？还是说他们不是一起睡觉？但是阿明脸色变了，晓熙不敢再问了。从阿明写的“小桃子，香桃子……”肯定这个姚小桃是他的女朋友了，如果他们真是一起睡觉，我会痛苦吗？晓熙仍然一片茫然。

现在，晓熙感到了她好朋友说的那种痛苦，她依着门，心痛得越来越收缩，不能动。

沙利见晓熙依着门，一动也不动，就说：“别想他了，男人都是自私鬼，没有什么好东西，没有他们，我们活得更好。”她想拉过晓熙坐到外面的沙发上谈，没想到一拉，晓熙瘫倒在地上。

沙利慌忙把她扶到床边。

晓熙像是对沙利，也像是自言自语：“我终于知道爱情的痛苦了，没想到这么残酷，我刚刚知道我爱他了，可是太晚了，这太残酷了，我每天都在等他，每天都在等，每天都在等，……”

沙利坐在床边，害怕了，心想可怜的傻瓜，她是受刺激了。沙利说：“晓熙，你要是难过，就哭吧，眼泪流出来就好了。”

这话提醒了晓熙，她俯在沙利的肩上呜呜地哭起来。沙利轻轻地抚着晓熙的头发，她们很久就这样，一句话都没说。沙利心里感觉怪怪的，她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柔和怜悯，她不知不觉搂紧了晓熙。

晓熙躺在沙发上，久久睡不着，她想阿明现在正在和姚小桃在一起。“姚小桃，小桃子，臭桃子，香桃子……”，这些字眼变得像针一样扎痛她的心。晓熙从自己的痛苦中，懂得了她给阿明带来的痛